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 D 七二三四

祥

三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攷碑山華嶽西熹延漢

編者阮

發行人王

上海河南路五元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五元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書館

漢



叢書初集

主王雲編者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

本館據文選樓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明嘉靖時地震石壞。墨拓傳世者僅存長垣、四明、華陰三本而已。雲臺司空得四明本。後至日下獲見長垣、華陰二本。互對缺文。與秦泰山二十九篆字重摸勒石植於北湖祠塾。輯考四卷。適司空門下士程侍御國仁督學廣東勘校付梓。殺青竟。藩得伏讀數過焉。首卷博采著錄諸家之說。二卷敘長垣本三卷敍四明本四卷敍華陰本三本之中。長垣最舊。一字不缺。所以敍次在四明之上也。四明與華陰同有缺文。然四明乃未翦之本。唐宋人題名二本皆無。所以敍次又在華陰之上矣。近世好古之士。但見雙鈎本及如皋姜氏、歙巴氏、江氏翻刻本。往往誤長垣、華陰爲一。今歷敍流傳之緒。又縮刻碑文。以長垣本校多之字。補四明華陰之缺。而以墨線界之。已損之字。以墨圈識之。瞭如指掌。較若列眉。金石家循覽是編。可以不爲異說所惑。豈非快事哉。至於考覈精審。則出天發神識碑考、瘞鶴銘考之右矣。

甘泉江藩拜撰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一

清 揚州阮 元編

徐浩古蹟記按第一卷各跋皆就各碑內錄出非從冊幅內錄出者

蔡邕石經西岳等數碑並爲曠絕

建中四年三月

歐陽修集古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尙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寢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金石集錄不爲無益矣治平元年閏月十六日書

歐陽棐集古錄目

右不著撰人名氏書佐郭參察隸書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以嶽廟故碑磨滅改立碑作銘會遷爲京兆尹後太守孫璆成之碑以延熹八年立在華嶽其後有唐人題名

趙明誠金石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歐陽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者他書不見見於此碑爾余按班固漢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於此碑矣而所謂存僊殿望僊門者諸書不載

右華嶽碑集古錄云碑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者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通也余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爾

洪适隸釋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威宗延熹四年袁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尹乃勅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郭香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蓋孫璆典郡時也逢者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嘗爲司空而卒史不載其歷洪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滌它人之書爾小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祭不讀中爲仲其義亦通至以宣帝爲仲宗則是借仲爲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爲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恭孰甚焉

董迪書跋

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然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旣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祀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王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吳曾能改齋漫錄

歐陽文忠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心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

西嶽華山碑爲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似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蘇子訓此何人也

屠隆考槃餘事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元按此碑非帖是

趙崡石墨鐫華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
莅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遺書
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莅中郎
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於字學不應謬
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
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
如此云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此爲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宏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遵而成之碑舊
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華州郭允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
末曰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
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者香察爲名殆非也勅者
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勅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
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勅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勅者
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勅而後人因之而變淮南子重九勅注勅音整形也六朝時勅字多改作勅故因之五經文字曰勅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惟整字從此較

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勑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勑，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勑修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勑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允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質，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勑者，又何說也。沛相楊統碑孝以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此勑字。今尚書皋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勑，而周禮樂師詔來瞽濟陽太守孟懿堯廟碑韓勑孔廟後碑設阤君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又郡國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爲宏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京人，一爲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爲霸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勑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於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無異，而又惜允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爲飾。漢碑范史多用勑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

無拘也。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輔掾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右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榆造監工黃佐李負芻言省言監卽察書之類也。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五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爲中也。以孝武之求神仙爲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爲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爲據也。

馮景解春集文鈔

漢華嶽碑徐浩古跡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邑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邑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玩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陰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莅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詎猶遵舊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駒騤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有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

熹八年第十一年耳。十年之間，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也。

顧藹吉隸辨

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按金石文字記云：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愚攷諸碑，勅字上下通用。王純碑、勅大司農楊著碑、詔書、勅留皆用之在上者也。此碑與史農奏銘又勅瀆井復民西狹頌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唐公房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用之在下者也。

吳玉搢金石存

玉篇有王字，音粟，音鰥，玉工也。點在中畫上，與玉字點在下，音義各別。韻會正韻諸書皆沿其說。此碑王帛之贊，王字點正在上，義止是玉，不可他音。他義釋也。蓋點之上下，乃行筆小異，不當從此妄生穿鑿。

全祖望鮚埼亭集

漢西嶽華山碑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竹垞以是碑爲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患。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也。元按此專跋四明本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西嶽華山廟碑，都南濠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菴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

爲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卽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概信然其說正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質中郎之說而况有徐季海語可据乎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叔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益爲可信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旣而知爲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爲雙鉤其本寄予蓋未翦標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蓋前空者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標本未之知也額右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挾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監察御史□此開闢處字不可知度□此開闢幾字不可知賈□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襄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下闢此段文皆自前而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挾禮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唐書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凡十
使巡官協律郎王式。此皆自前而後之文。碑內樂奏六歌句下空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
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於嶽祠庚戌入內內侍□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王子入內
○自內侍殿頭元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放齋宮子文題皆正書也

錢大昕潛臯堂文集

吾友黃君星槎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屢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
初爲關中東肇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函顧亭林所見皆卽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
新安故家星槎官於歙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篋中客請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
嶽漢碑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
赤刀天球共珍冊尾有山史手書屬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今距山史又百年其實愛更當
何如碑云周鑒于二代今本論語作監云祔祭之福今本周易作祔文殊而音義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
不皆同文也

朱筠笥河文集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集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勅若仲若
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校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

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歷中嘗藏陝西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雖兄弟家尋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靈假龍重裝之時天啓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歛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竝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常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卽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今太祝奉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去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

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湯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通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約爲本字而今作禴公羊傳夏曰約注薦尙麥魚始熟可約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王凡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狴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遯台處師古曰假卽遐字其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趾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於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族字从人从厂象

張布殷字从反身興字从同秦字从禾盞字从止戈登字从艸風字从凡蹶字从厂起字从天从止从巳精字从丹銘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畜字从申州字从重川離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心陰字从今从云隘字从臥从鈔省會字从古文肉此與小篆合三也其變字作𡇗而不作寢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季字作事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利字作刺而不作制達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巖而不作巖荒字作荒而不作荒染字作梁而不作梁離字作雞而不作雍屢字作展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斂翫字作翫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市从豐而作禮虫从少从一而作之邇从弓从用而作通氣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要从貞从臼从爻而作夏擊从冂从双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疇从虫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饑从饑而作饑苛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卤爲鳥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澣从突而作深垂从士从厃聲而作垂亏从万从一而作于桑从焱而作乘羣从舛聲而作舞灝从莖而作漢兼从糸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馨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馨从臤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委而作陵得从見从寸而作得掾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束而作勅穎从水而作穎此變篆作俗書之俑五也又施作施𠙴作𠙴原作原峻作峻朔𠙴𠙴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是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元接此專

畢沅關中金石記

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宏撰所藏。皆宋搨也。宋氏本雍正初姜任修摹刻于揚州。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元按此跋耳食臆斷不可爲據。

桂馥跋

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實傳。實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苟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蓋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不可略。因據范書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武億授堂金石跋

碑云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質之鄭志鄭答孫皓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六年一巡狩禮文殘缺雖于二代之制有所未定康成大儒其說必授自師承則損益在夏商已約略可按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以無正文不自爲斷制如此然則古之立言者蓋其慎也金石文字記證此碑香察非名因及於漢碑未有列書人名者案洪所收武班與羊竇道碑並載書人姓名則漢碑固有之矣

武憲金石遺文錄

顧亭林謂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予考李翕鄆闕頤列故吏下辨仇繡子長書此鉛武班碑列臨菑嚴祺字伯魯書此碑漢碑何嘗無列書人名者

王昶金石萃編

按額頤西嶽華山廟碑虞晉以華山爲西嶽至周都鎬京則華山轉在邦畿之東不得稱西故改吳山爲西嶽詩崧高正義引雜問志云周都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而以華山爲河南豫州之鎮至周平王遷都雒陽因以華山爲西嶽而其山在秦晉楚三國之間亦無望祀之文至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在山之西故自周至東漢一千一百餘年雖修禋祀而不以西嶽名至光武徙都洛陽始復其舊故是碑始稱西嶽也碑末丞張男字少游隸釋云碑以男爲昉男昉二字皆說文所無徐氏新附昉字云明也按歷五年公羊傳昉于此乎熹平石經作放鄭注攷工記旒讀如放此乎之放知經典本無昉字列子黃帝篇象昉同疑釋文亦云昉或作放而

碑有張男蓋漢時俗字石經亦中郎所書而不作俗體古人慎守經訓如此郭香察書弇州跋據漢人鄧廣德梁不疑諸名謂東漢原有雙名辨察書之非是然古人多有以字行者且以察字命名姚察以前史不多見其卽律歷志之郭香無可疑矣此碑久毀拓本存于今者大興朱氏所藏卽明陝西東雲駒兄弟家藏以贈武平郭宗昌者此本後又歸商邱侯氏乾隆初上海兵部侍郎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君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尋又爲同年朱君筠所得也又錢詹事大昕得鄞縣天一閣所藏全本蓋未經割裂其碑式可與隸釋互證最爲可寶聞近亦失去祀終以未見爲恨云

元按此碑乃詹事子東壁所得非詹事所得聞

印氏非失去者乃買子近失去者乃買子

阮元擎經室文集華嶽廟碑二跋

秦泰山石刻殘字乾隆五年燬于火世間拓本日少予所見僅三本此本得自曲阜顏運生

崇禎

凡可辨

者三十字碑閒刻北平許氏隸字題跋漫漶難辨漢西嶽華山廟碑毀于明嘉靖時今海內拓紙僅存三本一是明萬曆中藏陝西東雲駒

華商雲雛

蔭商

兄弟家後歸武平郭允伯

宗昌

允伯重裝之天啓元年

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國初華陰王山史

字無異宏撰

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康熙閒在淮安張力臣

詔

家甲申年陳香泉在揚州周確齋儀處獲觀之乾隆初在上海凌侍郎

如煥

家乾隆三十一年上海黃星槎

文蓮

與凌爲鄉親遂得之後七年癸巳歸大興朱竹君學士筠

家一是明季長垣王文蓀

鴻冲

所藏文蓀與王覺斯爲親家冊首有覺斯題跋康熙三十八年歸商邱宋漫堂

華

家朱竹垞跋所謂驚心動

魄者繼歸商邱陳氏嘉慶二年歸成親王詒晉齋中今余所得乃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翰林載鮚祖望 謝山有跋
寄亭集中乾隆閒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於印氏十二年丁卯歸于余此本單紙未禪整碑完全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略偏于左蓋前空十行後空七行額左題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浙西觀察使檢按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巡官協律郎王式右題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按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御史大夫李德裕判官殿中御史內供奉崔知白觀察支使兼監察御史張嗣慶江西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令裴骨當碑內第五行下空處題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壬子入內省內侍殿頭阮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於齋宮子文題皆正書李衛公兩至碑下題名與新舊唐書相合亦與余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相合合觀三本華陰本長垣本皆是翦標成冊長垣搨最舊山鎮曰華春秋傳等百字皆全第偏旁少損十餘字耳華陰本則缺百字惟是全碑整搨未經裁翦碑首李衛公等題名爲長垣華陰兩本所無紙力已敝亟爲裝治成軸不可緩也余謂泰華兩碑自今以後搨本更少今適同在余家共裝一匣爰屬長洲吳雪鋒太學國寶摹刻二碑置之北湖祠

塾以拓本貽同學焉。又余所藏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其第一段卽是華山碑跋更摹之補刻于所缺百字之空處亦所宜也。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濱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蹟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亦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悊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悊之弟必是悊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迂情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悊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洛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謹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六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

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二

按華山廟碑三本始末已見第一卷之末元所作考跋內矣今列寫長垣四明華陰三本于後分爲三卷以備觀覽

長垣商邱詒晉齋不闕百字標冊翦本第一按以下三本各題款皆從本冊本軸內錄出者

第一葉額二行行三字共六字

第二至十三葉碑正文

第十四葉元豐乙丑王文子題名後半幅末有西陂款識

西陂宋犖秘寶

元按大興翁覃谿先生摹本冊於此幅右行書曰述聖頌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

第十五葉前半王鐸跋

隸法中之莊列申韓元遠精刻在受禪諸家之上

己丑三月鐸爲大老親翁跋此石久淪沒或曰被燬

觀此知元常右軍書不失古法按此行亦王鐸書

元按翁氏摹本此葉內跋云王文蓀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蓀名鵬沖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闢全寒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爲文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蓀先生世寶順治六年上已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據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蹟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徐季海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尚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碑共論之竹垞所品尙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率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曉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炙研書覃溪翁方綱

第十六葉朱跋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勑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嶽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披覽再三不自禁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辨論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蓋東漢碑陰題名存於今者尙多二名希有也時康熙三十有九年四月旣望秀水朱彝尊書

元按翁摹本于餘葉內跋云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橋延熹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荆山王孟穀皆和作

第十七葉以下諸跋

乾隆癸丑冬陳伯恭侍讀得此碑余爲作詩而未題冊末嘉慶丁巳售於余乃錄之時仲春十七日成親王識

漢家西嶽華山碑世間兩本此第一商邱巡撫之所藏秀水檢討有題筆吁嗟魏公四字印亦欲遐傳守母失誰能老饑抱文字蠶紙猶向人間出自秦登山誦略興兩京文章富石墨嶧碑雖然棗木撫岱碑云亡內司刻太華極天應井鬼少昊所治秦所國徒聞遺璧鎬池君不見臣斯與臣德茫茫萬古此石存峩峩溟翻老沙泐揚本絕少傳已難原屬又遭媚子踏達官當時勢絕倫古物一文錢不直我曾再拜金天墓大碣荒莎風雨蝕此碑忽復曳長繩能不興懷同歎息文云漢興紹前制虞典周官稽警蹕孝武之世廟貌隆特起尊嚴闕宮備門曰望僊宮集靈志荒意惑長生術欲就鶴首相酌斟遂乎天神來博塞國祚中闕曠明禋太守能賢率錢力延熹至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缺佚重如元雲垂下天輕若風斤得其質素娥一片中秋中泰折層城北郊北黃河之水星宿來蛟擲龍騰相逼仄如華萬仞絕攀援人間紙筆書不得察書市石無了期小儒舌敝決以臆我生兩手懸鈍椎握管僵如蓍在扱少時鹵莽謁宮牆強復低徊史與乙忽然季子見韶箭何止歐陽坐旬日秀水修撰詩七言商邱侍讀金十鑑風流坐曉康熙朝不愧紳書在石室下鈐成親王印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萬齋獲觀題記隸書漢碑惟郿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鍾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碑耳。出唐隆考槃餘事。元按此行不知何人所題。

康熙癸巳四月十五日四明萬經觀於宮師宋公舊邸福壽堂書

出唐隆考槃餘事。元按此行不知何人所題。

漢華嶽廟碑書於桓帝延熹八年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滌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一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以後詎猶遵莽制耶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駒駢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予初覩郭香姓名甚熟恍惚如曾窺目者因窮旬日之力徧讐後漢書得之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耶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間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距不可信耶班固曰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十日之勤而甘受千古之蔽耶庚辰臯月書後錢唐馮景

寄來石本得未有五指搘之心骨驚周鼎商彝兀到眼但欽其實誰能名鳥篆鴻都空不次靈帝時引諸及工書鳥篆者生能爲文賦待以不次之位一驚紙尾枉千金此碑氣與秋天肅好對滄浪獨賞心漢陽王戩再題

乾隆戊戌秋余見覃溪先生手摹華山碑蓋從朱竹君學使所藏王山史本摹出復以金翦門雙鉤宋商邱本補之山史本闕百五字商邱本闕十字余因爲雕勒以見二本判然並存海內覃溪爲賦詩云西陂一本儻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蚪必驚隣家聒鵲巷陳子力購寧肯休距今癸丑十六年所矣嘉禾汪雲鑒殿撰忽持商邱本來紙墨黝然望若彝鼎凡西陂稿中所載諸詩具存兼有王孟津題字竹垞跋漫堂太宰手誌西陂祕寶誠劇蹟也爰屬雲壑展轉購得而覃溪詩一若預爲余言者翰墨有緣可勝嘆異且不欲使吾邑故家藏物流轉散軼豈獨楚弓楚得私爲厚幸已耶癸丑十月廿有五日陳崇本識

摹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旣喜拙詩爲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鬻門鈎摹時尙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卽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旣爲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關中漢業隆本根豫鎮首承秩祀尊中興河洛尙柴望舊儀不改建武元延熹上溯百年耳文字半蝕莓苔昏誰歟主者閔廢墜汝南系出臥雪袁碑中太守袁達即司徒安晉孫見洪氏隸釋察書市石備矜慎鴻都一字開岷源中郎體勢埒斯喜季海述古非空言由來神物罕傳播歐趙幾輩資評論折腰令長強解事椎碎員屬填堦垠人間翠墨遂絕迹一紙貴抵千璵璠我思東京已衰季報功典禮猶虔遵原本經術飾吏治立言垂後期勿誤靈臺孔廟攷題識年號往往桓靈存光和獻祀繼脩繕五侯裔孫元舅樊樊帝光和中有樊毅華山碑三亦見隸釋其文

有曰有漢元五侯之廟蓋亭復算暨祠事三碑鼎立陵厚坤玉女窟屏一翹首光芒萬丈空騰軒番陽以後著錄少誰拓赫蹏連數番年深此搨獨完好呵護儼沐靈祇恩得非書法感真宰賞音不沒焦桐燔西陂購自撫吳日孟津跋尾簡不煩郭鬚舊本大殘缺詎敢齊行稱弟昆君於西陂其桑梓嗜古亦復忘饑殮無心一旦楚弓得瓊寶下燭金精垣詩才我愧遜馮景邵長組織時事工瀾翻流傳聊與誌始末嶽翠紙上森嵯峨蟠胸奇氣頓突兀五千仞夢在天門汪如洋爲伯恭前輩題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 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都團練判
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下鈐蘇齋覃溪方綱臨本三印

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令裴骨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卽豐南禺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下鈐翁方綱印

案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正月甲辰詔赦天下乙巳禱景靈宮乙卯分遣羣臣禱祭是年正月丙申朔癸丑是正月十八日也其庚戌壬子則追敍之文郝阮皆內官也此題在元豐八年則此本爲南宋搨本無疑爾翁樹培識書

成邸示我華山碑。照我鬚眉入太古。元精中貫。嶽色寒耿。光芒射寰宇。郭香察書辨者多。臆說紛紜互嘲侮。季海復謂中郎書。摭拾無憑。吾不取。古人能書無書名。漢碑傳者誰能數。獨於嶽廟叩姓名。翻爲前賢笑。迂腐此碑不合。延熹年宦權黨禍纏災。蠱歷劫幾經兵燹。餘土花剝蝕潤風雨。不合又遭嘉靖末縣令淫威。暴於虎諸碑不毀。毀此碑鑿爲砌石臥荒楚。遂令妙蹟化作塵珠玉。拋同瓦礫伍。郭趙諸人競考據。究於金石無多補。乃知真物貴真賞。會見豐城劍芒吐鬼神。呵讐文字全殘石。雖埋等糞土。嗚呼。殘石雖埋等糞土。此碑能傳遇亦苦。嘉慶丁巳四月鐵保謹題。

西陂宋犖祕寶

泥金字下鈐

牧仲二印

元按翁氏摹本册尾云。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搨五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鈎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逾厚矣。昔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鈎摹一本。卽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訛作僕。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卽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飲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還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聞錢氏又售於印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烜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鈎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

無稍掩畫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郵所鈎，並出於此。吳江陸直之繩，在西安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君衍孫，一未剪本索直二百金，加以郭允伯及范氏天一閣本，海內所存可屈指矣。覃溪先生雙鈎本，并此而三，然各有合處，不相掩也。乙卯登高日
桂夏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三

楊州阮元編

四明揚州全碑標軸未翦本第二

元按此本原是單紙未標是以全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嘉慶十五年余標為掛軸始有題跋今將全碑摹為縮本分裁而截再分四片為上右上左下右下左合而觀之可見全碑及唐宋人題名矣四明所缺百字則以長垣本補全而以墨線界之凡長墨線外河定國歌等字皆長垣本未損而四明華陰已損者凡○○○短墨圈如禮思祀至等字皆長垣本先損而四明華陰亦損者

太和單十月

當
金殿背

察御史襄季商卿

華陰縣
十三日

淄都圍獵監

年九月
大聖

張嗣慶

觀察支使兼監察御史

崔知白

判官駕御尚供奉

御史李德裕

書畫成都尹

劍閣節度檢校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建孟之元事舉其禮送其省但使二

西嶽廟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嶽謂之西嶽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月星辰所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偏爲自三五迭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有二歲王巡狩既國亦有事于方嶽祀高祖初興改秦漢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李武皇帝傍封禪之禮思蓋假之道巡省曰望僕門

山廟碑

銀箸光樣矣行尚

書畫詩即李德裕

大和二年月十有四日

浙江觀察使檢校禮

部員外郎史大夫拜

判官監察御史崔智後監

審御集增巡官協律郎王式

甲子就奏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人陽

陵鄉人丞張房字少游河南人左尉

京兆尹勅臨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遺

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
之義精通誠至祐祭之福乃案經傳所
曰羅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屢義
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庶
芳遏穠凶祀擎斂敍吉祥歲其有丰民說
奏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關會遷京兆
甲子就奏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人陽
陵鄉人丞張房字少游河南人左尉
京兆尹勅臨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遺

春秋傳曰山嶽財配天乾山定位山澤通氣雲雨施既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洛四嶽五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香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以此圭舞樂奏六歌

元豐嘉祐實錄登封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

旨設

廟

祠

庚戌

內侍省

侍殿頭

郝

隨奉

命躬詣致祭

癸

日

罷

辛

內

侍

殿頭

阮易簡

出使涇原朝謁食於齋宮子文題

時祠之

又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璧曰存傳鑒門

三祠後不奉廟宇上新築用正壺訖今垣趾營兆猶存
十五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

所立碑石剥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
華嶽之主位應古制傾發祖墳閑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
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器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
巡狩省方王帛之贊禮與岱方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
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

無疆

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
人孫府君諱琛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

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王者掾華陰王墓字德長
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刺史穎川即鄭公脩蘇張工
君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竹垞朱氏見西陂翦本即有漢碑第一驚心動魄之歎若見此整拓全碑更當何如阮亨書

漢西嶽華山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為全碑整拓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闕處伯元識
閼里孔氏同賞子常生福祐禱侍

元按以上題款三段乃刻于碑隙非寫于軸者

題北湖摹碑圖樂泰山殘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識碑近代並毀拓本皆可寶貴予藏三碑紙本其坡地之上名之爲摹碑圖以詩紀之

吾愚未學絲與義唐陵宋閣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鼓刻畫史籀誇汎岐下此秦

碑立泰岱石刻明白丞相斯延熹蔡郭華嶽廟江都皇象神識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驚神奇定

武各石歐褚耳七十本尙談姜夔三碑真跡下一等況是秦漢三國時古人筆法入石理何嘗楮墨差豪釐吾齋積古見三絕訪古者至皆嗟咨客曰是宜并摹勒一日不刻人嫌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

吾家祠雪鋒吳氏善篆隸奏刀砉驕親磨治淺深完缺盡相肖登登林下鳴鼯槌十夫扶起鼎足峙桓櫈並立平不欹巖巖巍巍雙嶽色蒼崖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盡銷鑠秣陵一抹無嫌卑甘泉山色隔湖見

朝嵐浮動青松枝西漢殿石我手獲墳壙可配魯祝其余于甘泉山手獲漢屬王胥冢上石麓臺畫已百年久林屋豈爲吾

圖之吾來補寫刻石者三碑添在珠湖湄坐使此圖成故實摩挲合作摹碑詩瑕邱之樂古所歎他年老

倦應相思

阮元藁

元按以上詩一首乃題于王麓臺畫軸內者

元按以下所列乃辛未後標軸中新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卽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脩祖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

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余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漢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本也其第三本爲明華陰東雲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渙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乃明長垣王文蓀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人丞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語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旣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元本至京師紙力已敝急爲裝標成軸復在桂香東少宰家借鈎長垣百字補于缺處且記以詩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僊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一冊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郭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綿囊示尊顯豐全范錢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闢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剪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廿二行波磔豪釐盡能辨一字一朱青蓮花玉女翻盆墨雲軟已巳摹鐫向北湖市石察書畫佐遣湖邊更刻泰山碑嶽色雙雙照人眼嘉慶十五年歲庚午清明日揚州阮元書于京師衍聖公第中嘉慶十五年此碑旣標成得觀詒晉齋長垣本矣冬十月朱竹君之子少河名錫庚者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龍泉寺各攜華陰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計華廟碑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阮元記

乾隆癸丑余得見華山碑闕十字本于商邱陳氏題以七言後歸于余嘉慶庚午見此未翦本附錄前作

于軸末。漢家西嶽華山碑。世間兩本。此第一。商邱巡撫之所藏。秀水檢討有題筆。吁嗟魏公四字印。亦欲遐傳。守勿失。誰能老飢抱文字。繭紙猶向人間出。自秦登山誦略興。兩京文章富石墨。嶧碑雖焚棗木撫岱碑云亡。內司刻太華極天應井鬼。少昊所治秦所國。徒聞遺璧鎬池君。不見臣斯與臣德。茫茫萬古此石存。岌岌溟翻老沙泐。揚本絕少傳已難。蜃蜃又遭媚子踏。達官當時勢絕倫。古物一文錢不直。我曾再拜金天墓。大碣荒莎風雨蝕。此碑忽復曳長繩。能不興懷同嘆息。文云漢興紹前制。虞典周官稽警蹕。孝武之世廟貌隆。特起尊嚴闕宮備。門曰望僊宮集靈志。荒意惑長生術。欲就鶴首相酌斟。遂呼天神來博塞。國祚中闕祀事衰。太守能賢重修職。朝端昏棄曠明禋。稍稍規模率錢力。延熹至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缺佚。重如元雲垂下天。輕若風斤得其質。素娥一片中秋中。秦折層城北郊北。黃河之水星宿來。蛟擲龍騰相逼仄。商盤魯壺在崇坫。瓊草金芝上僊補。如華萬仞絕攀援。人間紙筆書不得。法書迴可日月垂。其人豈必中郎實。察書市石無了期。又于徐趙爲堁翼。小儒舌舉恥闕疑。大抵紛紛決以臆。我生兩手懸鈍錐。握管僵如蓍。在扱少時鹵莽謁宮墻。強復低徊史與乙。忽然季子見韶箭。何止歐陽坐旬日。秀水修撰詩七言。商邱侍讀金十鑑。風流坐映康熙朝。不媿紬書在石室。修撰汪雲壑先生。侍讀陳伯恭先生。成親王。

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卽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卽是全謝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予齋。鉤摹成軸者。亦卽此本。

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經師兼及菟金石跋尾。曾聞祕甬東。未翦石間唐宋蹟。誰追窗影廓填中。補摹河北金吾印。想像南禺雪爪鴻。廿載紫雲堂下夢。憑欄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受之紫雲書屋也。此內無辛楣跋亦猶在四明時無豐跋而宋牧仲本得自河北王長垣亦無長垣跋爾。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都。借留几間旬日。周山茨、陸畧士、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梭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明白並前雙鈞數行皆無差舛矣。圭字是作上下二層。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于中太過空者皆未得其眞耳。方綱又書。

家父以手自鈎填四明本大軸及山史長垣二摹冊命懲兄弟以此對看竟日。庚午三月廿日樹培樹岷同識。

桂芳弱冠時從欽州馮魚山師遊。曾於見山樓中借陳氏所藏華嶽碑。世傳爲長垣本者。手摹一冊。藏齋中者二十年矣。自拓本歸成邸後時得借觀。今芸臺師復出示四明未翦本。較長垣本雖缺百餘字而存者鋒芒銛利筆法可尋尤可寶貴。張壁間坐臥其下三日信與此碑有墨緣矣。敬題數字于末。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又八日偕家弟桂菖同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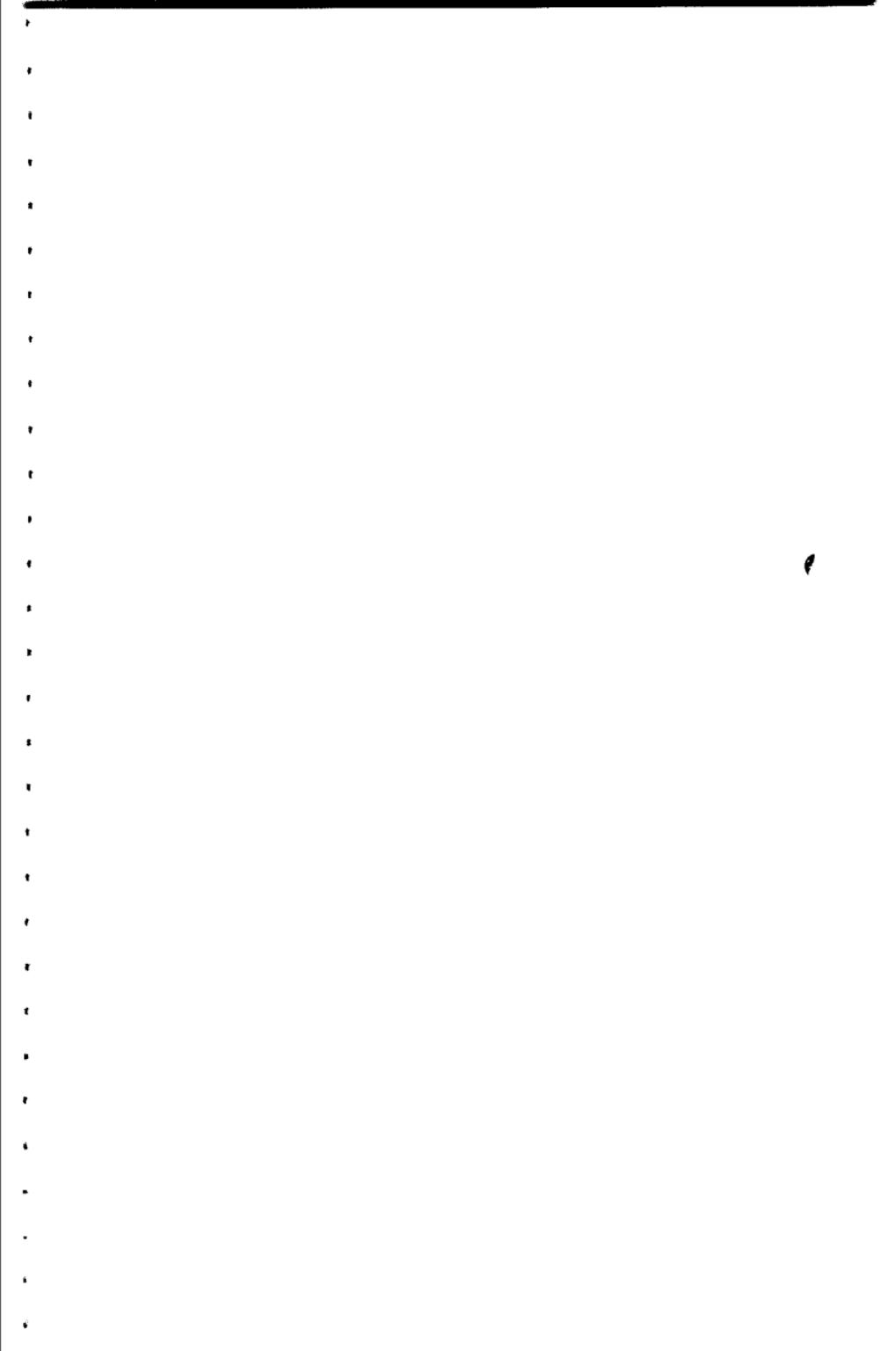
嘉慶庚午五月芸臺中丞出華嶽碑四明未刻本見示復從成邸假余舊藏商邸本對看竟日商邸陳崇本識

嘉慶十五年五月烏程嚴可均藉觀華山碑坐臥相對者九日雙鈎一本而去同觀者同縣張鑑吳江陸繩也

越旬餘復在陳定九丞宅藉成邸本與此對看者五日嚴可均又記

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仁和馬履泰常熟言朝標歙朱文翰泰州朱鶴年程鄉宋湘遂寧張問陶侯官陳壽祺錢塘屠倬海寧陳均烏程張鑑德清蔡之定同觀于京師揚州館之園雲書屋之定書

嘉慶庚午孟冬儀徵程荃定安張岳崧歙洪瑩大興朱瀛同觀岳崧書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四

華陰東郭王朱標冊翦本第三

第一葉前半洪津王鐸與郭九伯詩六首與碑無涉茲不錄後半卽沈荃跋

華陰王子山史博雅嗜古所藏定武蘭亭率更醴泉舊搨皆精妙入微而郭香察隸書華嶽碑尤冠絕今古碑搨已久海內僅存此本山史居近名嶽又與郭東諸君游鑒精識邃授受矜重歸然與三峯並峙益可珍也但恐神物易化風流漸邈當亟謀撫泐如岣嶁介休故事俾漢隸面目猶存天壤間山史其重圖之哉丙寅五月廿二日瀝發青門倚馬漫題華亭沈荃

第二葉額每半二字

第三葉前半額二字後半碑文

第四至廿葉皆碑文每葉前後共六行行六字

第五十一葉郭跋

新豐郭香察書西岳華山廟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爲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此搨獨巋然如魯靈光並嶽色同來映發几席殘闕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鋩利如新拱璧駟馬云何可尙碑建于延熹而謂以莽制東京無

二名察書者監書也。夫莽漢賊也。當莽世已欲啖其肉瀦其宮不顧。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尙尊莽制不衰邪。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自有二名也。況卽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瞽說無據。益可笑也。集古錄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碑。董逌黃伯思廣引諸書。駁之加詳。夫以永叔蓋代之學。缺漏如此。誠爲可議。然何覬名義也。則余于此烏容以無辯。此揚舊藏墨莊樓雲駒舉以歸余。雲駒博雅能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雅。余之寶此。又不獨以物也。天啓元年上元後四日試筆偶書。宛委山人郭宗昌允伯。

小華劉澤溥潤生觀跋

曠世之寶。當與獨鶴亭並傳。此意非亭中人不可語也。陟道人觀帖。痛飲竟日。不能舍去。嵩山弟孟鼐

跋

第廿二葉前半卽上文郭跋及劉澤溥題名。孟鼐跋後半乃王宏撰跋。

漢人分書爲唐宋人所亂。有古今雅俗之別。而世無能辨之者。蓋辨之自宛委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岳碑海內幾無第二本。此本鋒芒如新。尤爲難得。先生珍之有以也。先生所自爲書。四體各臻其妙。至講明漢人分法。當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耳。嗚呼。秦漢而後。詎唯作者難。正善述者不易也。甲申春日。華山王宏撰書於翠微園。

第廿三葉李因篤跋及諸題跋。

爲山史道兄題所藏郭香察書華山碑。

夏五小歸長安暑氣煩襟又苦訓對不休向人數作嘵語山史以香察碑屬題逡巡未遑也攜出西郊疲甚坐而鼾聞及得枕雙眸炯炯翻爲岩下電彷徨中夜有微雨始能成寐晨起則涼風上衣帶矣過金湯齋中展卷如一闕之市忽逢高坐道人鬚眉出意表可敬也頃在太原傳公之它數爲予言漢分法自云頗得數千年不傳之祕嘗欲過介山更作郭有道碑惜其不晤此碑也元美歎逸少書旣擅古今之絕故後世罕有稱者而山史諸體俱妙其子伯佐亦咄咄逼人袁然右軍大令矣嗟乎斯揚之高古不必言雖胤伯不能常有而終歸山史自今世世守之擬議日新直追君家烏翩山頭之故于麟曰百世之後當並驅元美所不及者臨池耳予與山史則自謂事事讓之不獨臨池也然終畏山史善書勉彊爲之匆匆從十指出矣同學弟京兆李因篤孔德甫以天生行

歲在乙卯劉澤溥再觀老母今年百齡喜志於此卽呼子肅莊孫奉時同觀

淮陰張昭力臣觀于砥齋

河東弟李猶龍雲起觀

元按翁氏摹本冊于此幅左方書云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爲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母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第廿四葉前半山史跋、後半和集字題冊

華岳碑希世之珍也。什襲以藏，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外有孫少宰顧徵君王明經題，另爲一冊，並附之。庚戌六月十八日辰示輔兒。

秩宗宏鑒文冠西京，古曰幽岐。重使傳經，望雲請命。孝德惟馨，欽若嘉業。封兆集靈，和集郭香。察碑字。

元按翁氏摹本於此幅右方書云：陳香泉金石遺文錄云：華岳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已轉畀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智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周儀一號確齋，繼晷齋主。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香泉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所藏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四十三年秋七月九日方綱記於寶蘇堂。又曰：宋漫堂本得自王文蓀鵬冲家。漫堂詩所云河北金吾老愛此者也。漫堂本前後有鵬冲二字白文小圓印。

第廿四葉以下諸跋

允伯與予兩世年誼，聞其好古多學，因書近作，不暇作文。欲卜居華山頂，與南中幹、郭允伯、王季安東氏兄弟，想爾華山何日到。舊曾鬱我蓮花東，高霞不覺飛人外。一屋穹然出石中，欲跨金龍捫北斗，還

歛鐵遂引南鴻。白頭雲臥更名姓。儻是無言鍊藥翁
塲先呈允伯行。畫中記省畫中山。遠鄉牽人何未閒。
檄寄好詩收拾得。芙蓉時節入秦關。其一太白以南路欲迷。杖藜所過少萋萋。
何巔可占結築屋。萬不泉東華嶽。其二華清宮裏樓不見。金粟堆邊鳥又飛。
爲語山僧候我去。滿林明月一樓衣。其三秦川商嶺碧氤氳。
流水聲中弔古痕。白髮未來安頓蚤。其四莫教垂老哭高雲。山臨整厓盡欵峯。
久繫青嵐物外心。住在世間餘半世。其五案花潭水古鉅深。
戊寅七月洪漁王鐸書於北巖。

華嶽碑久爲六丁攝去。詎意斯搨尙存人間。然不落偷父手。而歸之允伯。供以名花薰以異香。案頭與尊卣彝鼎爲伍。可謂得所托矣。吾願鬻公搨此向沚園時。倘有山雲冉冉來下。便可槭簾什襲。勿復使神物生睥睨也。涇陽王濤題。

弟梁應折君士觀。

憶先司空世父爲沚園先生題是冊也。是在壬午。維時顧謂余曰。此碑今不復存。卽拓本亦未易觀。誠希世之珍也。孺子知之乎。余徐拜受教。幾三十年於茲矣。今爲王子山史所得。山史與沚園爲莫逆友。其藏於嘯月樓與藏於松談閣當無以異。可謂得所歸矣。然山史所藏古今名書畫甚富。甚足爲珍寶。此第其一耳。己酉春日山史攜如京師。命跋。徐書此以附先世父後。輒不勝今昔之感云。南廷鉉。

甲辰春。余得交山史先生。先生弟蓄。余杯酒論文。令人氣志一新。迨乙巳仲春。余遊華下。先生出所藏諸古帖。余余得縱目焉。香察禮器二碑。爲漢隸最。禮器碑尙巋然無恙。此石久毀。存海內者二本。此本爲

郭允伯先生世藏今歸先生展縮變化光怪陸離真神物也竊聞神物知歸信狀三原弟王焯書

秦碑均已贗物生平獨懷慕漢隸曩從朱仲宗家覽漢多帖時共朱長生朱子斗嘆嗟爲毋可企及既入華下同王季安躋墨莊樓東雲駒雲雛盡發藏漢唐名蹟搜探一日擊案飛舞謂饜飫此生已後見郭允伯相與馳心千古接形神外談出商彝二法物對峙几上淵然爛然出銅玉印章數百龜蛇一羣逶迤背向自撰印史幾帙精微不可言最後出郭香察隸華嶽碑古妍雅秀體製瓌偉如沐雨新枝愈挹愈靈無痕迹足測嚼杯賞識惟恐違之昔人謂金石不可磨滅毋乃言是其侍史之裝製更爲絕倫關中好事家總莫逾之天啓癸亥春暮社弟梁爾升君旭題

允伯又藏郭香察書西嶽華山廟碑隸法之妙已有定價而允伯所自爲跋辭旨詳覈且書法簡淡神意閒曠幾與碑字相媲美尤可賞也允伯嗜古甚於殯飲每出無論遠近必以三代彝器秦漢人書晉唐人書數種隨行李稅駕處先展一過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侍史史明靈僂輩復能不減方回知及文章事事有意此帖裝製實出其手指精絕一時令覽者增敬卽主人韻致高遠又從可知識矣天啓三年上元後五日友弟懷難季鳳書

是日友弟懷凡長生觀弟誼斗子斗同觀

王元美謂挑拔平硬如折刀訣方是漢隸今觀此碑文及王語若合符允伯博雅名家精裝寶玩而書法諸體俱臻化境心得之趣源委波流有自來矣同日友弟誼汜仲宗題

是碑久蝕，舊搨且與古人墨蹟爭重矣。雲駒畜此歸之允伯。允伯侍史裝潢妙得古法。政如芳蘭養以綺石，爲賞鑒家一段佳話。有宋米蔡好古奇癖，其易王略帖遂至相苦。眎雲駒允伯寧無孫一籌。南居仁泰山殘碑無字，華山漢碑并無石。余欲補此兩碑，如束晳補南陔諸詩，非允伯秦漢手不稱也。不意典則尚在松談閣中，允伯所藏漢碑此爲第一。

韓霖

敬題郭先生所藏華山碑。西峯信嶽尊茲碑亦祕寶。下□三千年，雲翰騁仙藻。古意結歲麌，等若巨靈造符采合天然。樸真見元灝，世學江河奔。篆籀詭如埽，皇穹最珍惜。風火急崩倒，杳渺二百春。蒼顏勿可考，郭翁嗜寤深。感發胥庭早，帝賚先蹟存。付與叶神巧，苔理渾渾全。點畫豪毛好，郭翁參其源。衆流極淵討，塵海張玉壺。蕃林秀瑤草，往聞湘東人。鳥跡見遺稟，持此追古義。權輿適懷抱，劉慕匪遐尋。許詢有餘道。

五湖社弟陸啓深具草

郭允伯先生家藏華山碑歌 生平金石供談藜。華山隸古爲之宗。五嶽列位乃居首。三條分方剛處中。雲煙奇服豈常度。紫綠仙姿寧足容。削成純骨祇積鐵。矗立趺影疑從風。漢碑不著書誰子。碑勒姓名從此始。君家香察垂典刑。直從篆籀擢肋髓。翻留上谷希鴻蹤。鶩得曇礪光研史。巨靈高掌無擘痕。玉女明星有藏美。後二千年求本支。沚園老子工臨池。輕拂徐振留體氣。緩按急挑尋險巒。坐臥其下定幾日。瘦硬通神寧我欺。從茲神明還舊觀。金題玉躞長陸離。

社弟金陵孫國枝

華山碑銘爲允伯先生書契邈焉籀篆錯掎熒熒古神結于華峙天不諱靈復遘之燬石燬文留錫及

郭子郭子參署爰文擊髓古神未墜布蔚有以我覽星雲在郭子指郭子曰否在茲石理石邪文邪指耶唯郭子爾爾年家社小弟司馬巍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蒞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此蓋厓趙氏子函跋也軼之華山王宏嘉玉質補書己亥中秋後三日余四十七歲用方于魯墨

華山碑墨搨傳世絕少先君子晚年得宋商邱家雙鈎本謂如對臨三百過庶幾方駕古人遂棄人事而爲之已至二百餘矣不幸捐館使此搨前二十年來京師先君子之咨賞寶愛又當何如夫名跡流傳亦貴人能習其法耳使遇之者不學學之者不遇又與不傳何異今茲題跋十數公雖號善書如王文安沈文恪者猶未兼通隸學而先君子折肱於此退筆成冢始終不獲一見事之相左有數存耶又不知前此爲何人所藏幾令神物不顯於世今乃爲鑒賞家所得殆可無憾已舊傳內廷有此碑吾吳顧南原求於東海徐相國僅獲一見遂疑余家雙鈎本或出於此不知商邱另有一本完善無缺開府吳中時士人俱

得借觀歸愚沈宗伯亦及見之。南原碑考明言從商邱宋尙書摹得可知外間所傳皆妄論也。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上澣吳江陸燦跋。

漢隸存於世者無幾。其舊搨則更難得矣。此帖碑板久毀而楮墨色亦漸就古。宛委嗜好奇癖。此其一斑耳。關之池易來復。

余少日嘗學摹漢隸。念此碑久化烏有。欲覓一紙不可得。乃允伯獨得此於雲駒所。文人好古。往往於神物有奇遇。亦天之所畀。非出人意。雲駒以圖史世其家。能割此以遺所親致。豈在允伯下。天地間何可一日無此輩人。

南居益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卽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并諸跋鈎摹裝爲冊。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僅惠靈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冊尺寸悉依之也。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歛之何氏。程易疇說
何氏號素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竹君。吳江陸蘆墟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鈎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尙書摹得。其原碑卽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尙書摹得之。卽無異藏本也。方綱旣借竹君鈎摹此本爲冊。亦遂信爲卽商邱藏本矣。今年戊

戊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鈞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爲鈞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搨僅闕十字者蓋卽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卽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遺書佐書字又鄆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旣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鈞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脩如阜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三原王焯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岳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誤已轉畀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暑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卽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瘦瘦將之陝西因畢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熹碑勒

之石系以詩。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姜後陸爭鑄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園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王文那羨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藏本。完善宛出。耗椎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覩方爲真。陸云欲臨三百遍。前後巧拙奚斷。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肸蠻崇明禋。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儻亦杜郭隣。兼旬催我始落筆。霽景正值澄秋旻。窗光墨縷引一髮。倏忽倒薤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蹤。疑有神。又若通天箭筈口。嶽蓮雲斷橫關津。孰云方整卽奇古。要信妥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認髮鬚。徒與洪婁追後塵。我臨此本甫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蹠五千仞。肅拜祠下重逡巡。歸來巾箱磨片石。兒孫雖遠氣脈親。世間真復有二本。興雲觸石孰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玉井濱。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鈎本見示。卽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爲補摹賦此。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曩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几。此出鈎摹太拙澀。按圖旣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遑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我昨石經粗綆汲。史晨夏承約略間。次仲籀斯相出入。可憐今代顧文學。撐拒洪婁頗岌岌。買璞周人臘。豈知無權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揚論氣體。何止二京量等級。洪家急就已變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續前賢集。我得見與顧陸同。石本又先膏馥。裏銘光響揚動積旬。河北關西盡吾笈。月明如水墨。如珠歛是蓮峯雲氣溼。雙鈎更不費筆描。

篆縷空烟自呼吸。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岳碑賦此代跋。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嗜古皆商邱。商邱之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我忽瞻雙鈞。冬心先生大滌住。金門所摹。何以得見梁園收。安知非出鼠暗假奇。在二本鍼石投。一百五處玉壘合儼八萬戶。回丸修華陰本闕月微胸。前脇後尾纖纖留。尙煩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迺漢隸於斯特小變。迺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冥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參以七經尚書法。鴈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傲褚與牛。昨者中丞岳祠葺紙本摹寄煩置郵。私心終擬自市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磨萬墨工未鳩。萬墨伯
萬墨
齊名盡刻前賢跋讚詠。十日據案精校讐。未知西陂鑒賞日。賓朋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尙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蚪。必驚隣家聒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爾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敵雲浮。然後踐我市石願。陝本陳本鼎足儔。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漚。要窮石泥銀牒紀。鈎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續隸續。神之式之同。杳疇松風吹拂墨花舞。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吾邑漫堂太宰所收漢延熹華嶽廟碑。往時著錄家或疑爲卽王山史所藏本。覃溪前輩於予寓齋檢西陂類稿諸什。因辨證二本源委。予旣愛先生摹勒之精。攷訂之勤。足與此蹟並傳不朽。且俾吾鄉故家藏本釐然大白於世。旣爲鳩工開雕。爰檢西陂之詠。再錄於此。西陂延熹華岳廟碑歌云。迢遙太華參金天。

虞周巡幸禋祀虔集靈宮建炎漢代飾闕載紀延熹年望仙門下聳最屬隸書壯偉蛟螭櫬經始者誰袁太守市石者誰從事遷郭香察書義莫辨徐洪考究終茫然徐浩古蹟記以爲藝中郎書洪适隸釋云郭香察書者察蒞它人之書也端嚴自可配白帝奇古直欲追周宣無論史晨與韓勑撇畫已啓光和先桓靈秕政令人恨斯文頗盛千秋傳片

石不隨鐘簾改精光奕奕射獄蓮後來好事錄金石上繫斯邈邕隨肩有明中葉遭擊掊神物消滅同飛烟關中祕藏或一二剝落那得驪珠全此本宋搨缺僅十一字可博一金錢河北金吾鴻冲王文蓀

老愛此摩

挲珍比璠珉璇何幸鴻寶入我饋虹光頓壓書畫船寄語郭鬚趙嶠二子道於今好古應讓西陂專邵長衡和云華山作鎮帝所宮拔地削成三芙蓉明星玉女竝娟娟天神博處鈎梯通少昊金天幹元化虞巡周望秩祀崇茂陵劉郎斬不死集靈宮築山之趾松喬芝蓋紛往來子仙茅龍大謫詭亡新變亂迨東京文字磨滅餘荒阤此碑紀年延熹八四月維夏日廿九勒石者誰宏農守袁逢開先孫璆後郭香察書恐臆說曰蔡中郎亦無攷句或云漢魏古碑今猶有例不書名著誰某紛紜辨較姑置之隸法第一真瑰奇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匾體口備挑拔勁如折刀鋸斯邈故是丈人行冰潮呼作大小兒光和以前得有此岣嵝石鼓肩相隨我思桓靈秕政吁可詫歎息痛恨誰能那鈎黨橫填北寺獄儻官更諧西園貨太學石經空駢填鴻都鳥篆資晉睡雒陽鐘簾俄銷燼飛廉銅馬亦椎破獄碑最屬歸然存千五百年安帖妥明嘉靖間始遭掊有如磧碑焚野火我聞昔人作長歌缺百廿字相矜夸何況此本缺僅十紙新墨古神不磨虎爪攫擎氣鬱佩蒼蚌鐵屈枯枝柯知公鑒賞有真識棐几一日三摩挲馮山

公和云太華山高五千仞金岳克配是天峻虞巡周狩省方同中間纂以贏秦閏芒碭風雲起赤龍山川祠祭放秩宗茂陵轍跡徧天下集靈宮築崤函封亡新矯誣神不享露盤零落仙人掌建武以還圭璧虔勒銘實自宏農放河南山鎮冠雍梁時巡禮與恆岱方觸石興雲蕃農桑有年祈報神歆香碑建延熹紀年八四月廿九日逢甲袁逢經始孫璆成最屬嵯峨聳軒豁石從霸陵杜遷市書遣新豐郭香察慨自蒼頡籀史丞相斯龜文龍爪迷前規小篆程邈改爲隸六體又雜甄豐爲李陽冰潮遞擅奇八分由隸權輿之要知漢隸之妙在龍舉戈波撇畫如錐書此帖鼎峙骨力強方璧圓珠鼎彝古朱竹垞云漢隸三種一帖兼之徐浩以爲蔡邕書邕時稱疾方閒居固辭五侯鼓琴召肯上三峯倒薤披浩之所記殆訛繆獨惜嶽碑名字漏或云漢刻例不名我隘見聞向誰究此事揩撫無短長桓靈時事關大綱□官黨銅奄人獨青虹墮殿星孛狼兒生兩頭四臂妖非祥三十六萬黃巾黃可憐帝子逃螢光獨有茲碑嵯峨不隨炎劉亡世事都從駒隙退千五百年陵谷墮每歌滄桑變幻多方知文字因緣大嘉靖年間令不才破爲砌石委蒿萊六丁假手一何毒詎殊轟擊靈霞雷烏嗥有成必壞循環理萬事紛綸盡如此商邱公耽集古錄剏苔剔蘚皆標目何處購此最古本字皆可識摩挲讀舊搨已苦缺百廿此但漫漶十五六嶧山岣嵝不可求此帖寶之同圖球集靈宮亦易詳攷未須更駿歐陽修吳荆山和云華碑漢隸推第一芒奪少昊金天晶東追嶧碑南岣嵝光價鼎立齊嶧嶧商邱先生雅好古得此善本識鑒精紙新字完少缺畫嗟余一見心魂驚此碑刻自宏農守袁孫接跡勞經營延熹八年斗建己月廿九日告厥成郭香察書紛聚訟古碑

謂不署姓名。或云中郎亦罕據筆蹤驚絕要莫京虎螭攢擎鳳飄舉長翎修蠶摩鵬鯨規連珠樹短洩玉圓流方折隨縱橫。按之隸法兼衆妙欲名一體誠難許。祖禰上溯籀斯派苗裔下卽潮陽冰烹平石經尙晚出塲與追逐稱弟兄桓靈敗德不足數。摩挲墨妙聊娛情吾聞太華削成爲千仞河神手擘垠崖崩雲泉大磴闕金液乘龍戲博多仙靈此碑歷千五百載呵護應煩勑六丁有明嘉靖遭掊棄可惜神物歸杳冥成毀相因因其理世事反覆誰能憑不見嶧山之碑焚野火岣嵝蹟祕涕泗零公得此本真希有一字便足輕連城王孟穀和云往歲行經華陰道岳廟肅肅金天開老樹陰森蔭階阤古碑寥落纏莓苔樞衣爰登最高閣三峯咫尺高崔巍雲氣蒼茫衣袂接夕陽明滅衆雛堆藕船大片不肯喫搖鞭西向趨黃埃公作華嶽廟碑詩寄我句讀之口中流沫字裏轟風雷金鐘大鏞自撞擊韓蘇石鼓從胚胎和詩兩篇盤硬語牽連紀載能別裁論文人與馮山公昌黎有與馮宿論文書聲出喙吻種瓜者邵青門手掀于髻余作和恐蛇足力薄氣索難瑋瑰惟雍州古帝王宅柴望上自虞周推贏顛劉熾盛祠祀茂陵仙客秋風才承露銅盤切霄漢西母爲乞蟠桃栽甲帳珠簾忽零落初明腸斷通天臺泊乎東京際衰亂黃門北寺吁可哀甘陵南北召釣黨豺虎遘患遂令廟闕陵墓成飛灰集靈宮不可復見延熹碑碣留蒿萊千五百年尙無恙有明中葉方墮墮宋代摸搨幸近古譬如湯孔辭氣兼而該公從金吾得此本聖所貴重逾璣瑰詩中縷述信謠詭察蒞書寫其誰哉筋垂薤倒體奕奕龍擎鳳躍形恢恢卽非髡邕奏妙技總依隸邈窮初荄爰歷凡將未遐遠八分三體供潔潤五丁抉取字僅十北斗增色連三台太學苦縣盡澌滅護持完好惟茲纔好之有

力盡克致集古序□長昭回我猶未見摹擬澁一似有物橫頤頰新秋旗門懷刺往小滄浪畔聊追陪借觀亦不求甚解何妨傳示同提孩摩挲不將寒具汚當其得意且須卷還什襲放膽傾金罍以上數詩並載漫堂集中今得附錄碑本之後時在先生得此碑後之八十年也乾隆戊戌十二月日商邱陳崇本識

漢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跋

西嶽華山廟碑毀於前明嘉靖中傳於今者有三本一王山史本一宋漫堂本一全謝山本顧南原王虛舟謂宋本卽王本文字完好今王本藏朱竹君學士家前後闕百餘字且無宋氏題記蓋顧王誤也翁覃溪祕閣摹刻王本桂未谷明經以舊人雙鈞宋本補其闕文屬余跋尾按西嶽之稱見虞書毛詩序左傳五嶽之稱見周禮禮記東嶽所在古今無異辭矣南嶽秦漢之時有二說始皇渡淮水先之衡山南郡後浮江至湘山祠項羽立鄱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孝武帝登禮灘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也北嶽金元以後亦有二說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旣都燕當別議五嶽名明馬文升胡來貢屢請改祠北嶽於渾源州是也西嶽中嶽異說滋多甚或一篇之文一人之書一書之注而前後不同大都以嵩高太華吳嶽太岳四山爲進退爾雅釋山旣云河南華河西嶽別言山大而高嶽則五嶽無嵩高矣又云華山爲西嶽嵩高爲中嶽其不數河西之嶽與史記帝堯本紀述舜事曰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朔巡狩皆如初則唐虞無中嶽矣封禪書釋尚書巡狩四嶽之名增其文曰中嶽嵩高也又云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

間故嵩高爲中嶽。公羊傳隱公八年注引尚書亦曰：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其尚書傳本有二。與康成注書康誥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注周禮大宗伯五嶽云：西曰華山。中曰嵩嶽。將大宗伯五嶽爲周以前之制。與漢魏以來言四嶽者如伏生尚書虞夏傳毛氏詩嵩高傳李巡爾雅注古文尚書舜典傳杜氏左傳昭公四年集解及春秋釋例言五嶽者如孝經鈞命訣水經說苑白虎通通德論說文解字風俗通義王逸九嘆章句服虔左傳解誼王肅尚書注張華博物志京相璠春秋土地名郭璞山海經傳於南嶽或不同而中嵩西華無不同者趙宋山齋易氏周禮總義竹埜葉氏禮經會元秀岩李氏周禮五嶽辨出主康成後說謂周都豐鎬以太華爲中嶽嶽山爲西嶽而不數嵩高。元初仁山金氏資治通鑑前編出又就李說推之謂堯都冀州以嶽山爲西嶽太岳爲中嶽而不數太華近日朱氏鶴齡閻氏若璩胡氏渭生厭故喜新或同山齋竹埜秀岩或同仁山其說益歧其辨也亦益力吾謂禹本紀及水經皆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嵩高中國之中中嶽之名所由來也唐虞有中嶽而書云咨四嶽國語云胙四嶽國中嶽不建官猶九州而八伯畿內不置伯也周亦有云四嶽者詩序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伯之伯職方渾言山鎮升離之嶽冀之霍以爲嶽揚之會稽青之沂幽之醫無閭何一非嶽也改河西之

嶽爲西嶽。唐肅宗至德二年事。周無明文。秦漢亦無明文也。史記漢書雖云武帝登禮中嶽太室。猶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唐元宗天寶十載以霍山爲冀州鎮。非漢以前嵩不名嶽。隋以前霍不名鎮也。且隋唐二帝既尊禮霍山。霍山本爲嶽而降之鎮。亦必無之理也。酈氏水經渭水篇注。顏氏匡謬正俗。歐陽氏集古錄。朱氏墨池編。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原。無名氏古文苑載漢碑有永和元年西嶽石闕銘。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光和二年西嶽華山亭碑。修西嶽廟碑。修西嶽廟復民賦碑。建安中西嶽華山堂闕碑銘。皆以華爲西嶽。此碑爲延熹八年立。文云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而光和二年修嶽廟碑文亦云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尤可證康成大司樂注之誤。其云唐虞巡狩四嶽。皆以四時之中月。若不知有中嶽者。然則所見尙書本不同。故尙書虞夏傳。禮記王制。明言五嶽視三公。其敍巡狩亦止四岳也。其辭又云崇冠二州。古曰睢梁與引職方河南豫州之文。若相牴牾。吾謂唐虞有梁州。故禹貢華陽爲梁。周無梁州。故職方華山入豫。漢兼夏周之制。而改睢曰涼。改梁曰益。其時州無睢梁之名。故尊之曰古。山在華陰縣南。縣屬京兆尹。改屬宏農郡。皆領於司隸。山不在涼益之部。故歸之古曰睢梁也。何以不言豫。漢實有豫州。不可云古也。何以云遂荒華陽。何以云馮於豳岐。華山之陽則梁。其陰則睢。高祖初封南鄭。後都長安。故以周之文武爲比也。何以云奄有河朔。曰王存元豐九域志。毛晃禹貢指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睢。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碑言河南。言河朔。言睢梁。舉四隅也。反覆推考。書此以應未谷之屬。乾隆庚子五月日歸安丁杰小雅氏跋於京都外城爛麵術術。

右先大夫華嶽廟碑跋尾草稿一篇和翁覃溪前輩韻詩稿一首昔曾脫稿未及手題碑後錫庚嘗擬倩
善書者補書之轉恐流傳後世未得其真且文內推論篆隸楷遞變之由形聲假借通用之故非得六書
神旨鮮能繕寫如式今謹取草稿原紙裝附拓本末並將是碑流傳藏弆之所自考錄于後按是碑在明
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毀其拓本傳于海內者僅三本一曰長垣本一曰四明本一曰關中本亦曰華陰
本長垣本者明季王文蓀鵬冲所藏康熙己卯歸商邱宋漫堂攀乾隆癸丑商邱陳伯恭宗丞得之今入
成親王詒晉齋中四明本者明時藏寧波豐南禺熙萬卷樓國朝歸鄞全謝山祖望尋又歸鄞范氏懋柱
天一閣乾隆庚戌嘉定錢辛楣少詹得之今歸儀徵阮伯元中丞其關中本者明萬曆中藏陝西東雲駒
肇商雲雛蔭商昆弟墨莊樓以貽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復貽華陰王山史宏撰康熙間在淮安張力臣
詔家甲申年海寧陳子文奕禧尙見于揚州周確齋儀處不知何時轉入于歙乾隆丙戌上海黃星槎文
蓮爲徽州學官得之癸巳以贈先大夫此本是也陳子文金石遺文跋謂此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
者按山史兩跋雖未言得自允伯而碑內南廷鉉跋云山史與沚園爲莫逆友其藏于嘯月樓與藏於松
譚閣當無以異其爲允伯授諸山史無疑趙崡石墨鑄華跋是碑云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是此碑
並非子函舊物目其時尙未歸允伯又烏從授諸山史乎又云已轉畀張力臣予再三訊之不獲按是本
內有淮安張沼力臣觀于砥齋數字蓋其時力臣始見之山史尙未歸之與松江王蘭泉司寇金石萃編
乃謂此本後歸商邱侯氏乾隆初上海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途歸黃氏按

華山碑藏諸商邱宋氏不聞藏于侯氏宋氏得自康熙己卯幾及百年至乾隆癸丑始出固非凌公所能得而錢辛楣少詹跋此本謂其不知何時傳入新安故家陸朗夫中丞跋亦云不知前此爲何人所藏黃果得諸凌旣求二公作跋何以不明言所自耶司寇未親見是本遂致傳聞異詞未可爲據也蓋山史旣得此本手書戒子孫不得令人輕爲題跋是後流傳之家亦竟無跋之者遂末由考厥從來又以允伯親督侍史史明靈偃輩手裝完整未忍增損乃將孫少宰顧徵君諸跋別爲一冊致前賢手跡不得並傳今顧跋尙見于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消夏記闕如爲可惜也三本長垣本最爲完好僅闕十字顧南原高西園金壽門雙鈎本皆出于此翁氏摹本於關中本殘闕處復取金壽門雙鈎本補之以洪氏隸釋校之竟謂一字無闕四明本與關中本相較紙色字數相埒殆同時拓於宋末者而四明本爲原拓全張未經裁截尤足貴耳二本並闕九十七字故較遜長垣之全然翁覃溪閣學跋長垣本謂其用墨過重不無稍掩畫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匀古色盎然雖不無損失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獨鑒賞若此然則三本正如三峯對峙並秀爭奇而不相掩與三原王丹麓焯跋謂存海內二本當時四明本藏于豐全范諸家未出士大夫皆未之見耳顧南原摹得商邱本謂即無異本蓋當時一在河南一在陝西南原未親見此本故誤合爲一也朱竹垞跋長垣本謂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按關中本爲趙顧諸人著錄之所據亭林稱其文字完好固竹垞所未見諒當時尙別有一本聞諸曲阜桂未谷進士云吳江陸直之在西安曾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衍孫想嘉靖未毀以前自必有好事者時時拓之奚必宋

拓耶。然則三本之外。尙不止此數耶。是本自癸巳歲先大夫視學安徽攜之歸都。越九年。先大夫下世。錫庚。篋。抱守今茲辛未。又三十年。計藏于余家前後三十九年矣。中間當道出重賈購之不可。後幾爲胠篋以術取去。錫庚每出必以隨。未敢輕以示人。若是乎其慎之也。客歲庚午。錫庚服官山西滿洲高孟螭方伯適有唐三藏聖教序。亦爲允伯家物。蕪湖黃左田學使假而合觀。繫之詩以紀二本去允伯手百九十年。復會合于晉。爲金石奇緣。值錫庚遭謗被逮。方伯憐其窘迫。固留此碑。欲助以銳金。錫庚苦索再三。乃還之以歸。然裝潢已損失泰半。因念雲煙過眼。聚散無定。自傷學殖荒落。日負初心。誠恐手澤所遺。致有失墜。亟重裝之。輒考錄自明。以來流傳藏弆之家。並取長垣四明二本校論。離合同異之跡著于篇。庶後之覽者。知是本流傳有自。則錫庚兢兢焉謹守勿失之志。藉不泯哉。時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八月朔。大興朱錫庚謹識。

元按翁氏摹本册尾云。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較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媛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蒞中郎書邪。今雖不能定爲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興光晃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爲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勢所謂修短。

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卽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夔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佩餚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玉爲玉王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載攷高直闢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于碑額廟字角作𠩺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爲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爲漢隸第一愚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白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更無復楷隸之蹤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割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顧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鈎本漫堂雙鈎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鈎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之物方綱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并臨其跋語數條裝冊而書于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碑石有紋如棋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碑爲砌石顧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于地震亦必尙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駒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僂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孫顧王三跋別爲

冊顧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會就此雙鉤而此本歸
歛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君學使學
使援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證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
者有六一曰本字虛約華馮是也二曰古通字壹脩痕趾亨摩大共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侯段興秦
蓋登風癲起精銘曰布州惟恐尉陰臨會是也四曰變篆而意則存竊其年農刺巖窟梁雍展斂畚是
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俑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僊前亡西深垂于榮舞漢兼章馨吉無明京陵
得掾德勑穎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施是虞原岐翔亥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闢字从夕則併寓三
五盈闢之義不特門觀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父爲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
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尙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
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晝夜耽翫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儻力能市
石更遇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靈名嶽神祇共聞斯言已是日又書華山廟碑歌爲朱竹
君學使賦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于此碑惜謂出中郎重摩挲或云會稽攷古誤
太史郎那中郎過元常元嘉卒史字稚圭信否圖經訛箭筈門間殿基砌嘉靖年以籠沙廁趙崡所以
慨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葉葉蠅楷如擘窠椒花舫深塵不到未展額篆先吟哦上
溯周禮職方氏下薦巡狩豐年歌霸陵新豐地特紀袁君孫君續駢羅昭印瞻仰女汝合鑒亨字更加

切磋爲享洪未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肅之志交相訶建初熹平源測委韓詩鄭易繫則那篆與隸分遞相減初但俯仰無撇波華山華亭記樊毅三碑皆系于光和建寧之前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鎔金屈鐵六百字金精白帝高嵯峨三峯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羲娥精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駒雲雛二東子墨莊樓中同手摩郭鬱題曰郭香察小史遞以凍筆呵裝潢一藝成故實方于臯亦矜丸螺趙子函跋華山王宏嘉用方于臯墨補書松談閣又翠微閣山史筆力追隸蚓孫顧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婆娑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藏煙蘿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本匣抵千金駄君精六書勝于郭尉律不止言虞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亭林昔亦吉金擬但稽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該漢隸婁機字源較若何甲午正月作十月十八日重書於此冊後

元按翁氏摹冊本又於前三幅上下左右書曰宋漫堂家藏本是僅闕十字之本與此非一本也予此跋尙是爲他說所惑爾戊戌夏別有跋考正之在雙鈞本內七夕後一日雨中記又曰漫堂本卽王長垣本今歸商邱陳學士崇本予借摹一本別裝爲冊雖漫堂云闕十字實與洪本無異完好無闕海內第一本也癸丑十二月望記又曰案全謝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岳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謝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叔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弟未知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名嶽之靈儻爲聚合以快一觀稽首謹書敬志敬忠乾隆四十四年

夏四月望日方綱書于小蓬萊閣。又注於謝山所藏之旁曰。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
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爲予鈎摹見寄。今予已廓填裝成巨軸矣。十年舊夢。竟得踐言
也。借華山廟碑鈎臨畢。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并臨之。遂和韻。增減何論。篆小
大款銘底間。漢鹵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員方平直中。仰止高山驚一翻。後來大海等羣鴻。張遷碑
肯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兼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古文慧本不从凶。東夾評量漫等閒。古變
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三峯石臼逕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續一編洪相國。抵他六紙庚
安函。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歛有嶽雲飛。小窗明月梅華夢。一夜松聲來拂衣。椒華舫子香氛氲。
古鼎照人非墨痕。我謀款識偏鉛槧。薛尙功潶揚子雲。玉煙一片割嶽峯。安得良工肖苦心。比似禹
碑青赤字。不愁綠樹嘯狹深。十九日書于寶蘇室。方綱。